

“真相联合调查团”欧洲分团成立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二月三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欧洲分团在伦敦中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成立。

目前已有超过四十位欧洲各国的政要和知名人士加入CIPFG欧洲分团，成员包括国会议员、参议员、律师、神职人员、非政府组织主席、医师、作家、新闻记者以及十多个国家的主要企业及政府官员。

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欧洲十几个国家的团体组织及政要支持CIPFG欧洲分团成立的信函。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迈克米兰-斯考特在支持信中说，“中国的军队系统地参与对犯人，特别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屠杀，甚至从活人身上摘取重要的器官，这是鲜为人知的。”

德国国际人权协会在信中说：我们建议国际红十字会与联合国酷刑问题专员一起，立即展开在中国境内的调查。◇

真心信大法 癌症消失

我家住山东东营市，二零零三年患有肺癌的，受尽了折磨。经过学法轮大法和炼功我的身体恢复了健康。回想起生病的这段苦日子，至今令我的心发冷。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二零零三年七月查出我的左肺有癌，到医院做了手术，自己认为切除了，就好了。谁知道要化疗，放疗，这样我又住了院。化疗九个疗程，一个疗程是十天，在这段时间里，我饱受了人间的痛苦，不止是身体的痛苦，还有精神上的煎熬，血压也升了上来；同时经济上也受到很大损失。医生告诉家人，活不了多久了，最多八个月，思想上要有准备。就这样只好出院回家。

回家后，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于二零零四年十月份得遇法轮大法。刚得法时，身体首先发热，体温到三十八度、三十九度，认为得伤风感冒了，当时就吃了退热药。一连几天呕吐不止，一口一口的吐粘痰，次数增加，忽冷忽热。思想上就不相信法了，炼功学法能这样吗？就开始不信。医院什么药都用过，还不如看书炼功？

大法同修们从三公里外来，帮助我，我甚至不理他们，家人也唠叨，我仍然不学，悲观失望，认为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为了避免与家人吵嘴，又开始学法，看《转法轮》知道是大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又开始吐，可这次吐的不象痰一样，吐了四天，真的很难受，又失去信心。

有一天，我在翻开《转法轮》看时，我看到了法轮（师父慈悲，不丢下一个有缘人），在七十七页，师父讲“在世间法的修炼过程中，一直在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直到被高能量物质转化……”当时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原来是师父多次的给我净化身体。我也不害怕了，一直吐了四十天。吐了一些黑糊糊的东西，有腥味。从那时到现在（二零零六年八月）一直很好。我要努力学好法，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週報

●东营版● 第37期 2007年2月16日

直接证据显示—— 活摘器官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两位加拿大调查员发布的调查报告增补版，加入了更多的直接证据，显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遍布全中国。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七日，一名叫安妮的妇女向《大纪元时报》提供线索，她的前夫——一名外科医生二零零三年十月以前，在沈阳苏家屯的一家医院曾亲自（活体）摘取过大约两千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没有一名被摘除眼角膜的法轮功学员幸存，因为他们的其它器官也被摘取，之后，他们的尸体被焚化。新报告中引用了这一证据。

加拿大调查员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上图）表示电话调查中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手术的医院遍及全国。新报告中加入了调查员打电话给中国医院的更多录音证据，并公布了统计数字。一调查员打电话给全中国各地八十多个医院的移植专科医生，十家医院承认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五家称可以拿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十四家承认器官提供者是“囚犯”（大部分是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十家称器官来源是国家机密、不能在电话中透露。

一些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在电话中甚至承认全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的做法都是一样的。例如，报告中引用的调查员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打到上海瑞金医院的电话记录：

调查员：你们用的是不是那种活体肾脏？

医生：对。

调查员：我们有个亲戚在沈阳那边的，他说好象那种肾脏比较用的多，质量好一些吧。就是法轮功的那种，是不是？你也用的这种？

医生：对。

调查员：啊，你们也用的这种。

医生：各地医院都是这样的。

调查员：我知道，就是都是这种法轮功的身体比较好，是吧？

医生：对。

调查报告的新证据还显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移植始终没有停止。◇

《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到2007年2月16日已有超过1860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

致胜利油田“610”相关人员的公开信：听“党”的话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灌输，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对中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很多人还以“跟共产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来告诫别人。那么“听党的话，跟党走”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

中共不是一个通常意义的政党，而是一个以斗争为乐，以战天斗地、整人杀人为乐的黑帮邪教。它根本不讲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中共周期性的政治迫害面前，即使它自己最忠实的党徒也无法幸免。

刘少奇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在延安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是四十年代帮助毛泽东打垮政敌的重要助手，文革发动时的国家主席。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惨遭迫害三年后悲惨地死去，死时已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

1955 年中共授衔的所谓“十大元帅”，除朱德年事较高、1949 年以后不太过问政事、因此在政治斗争中得以保全，还有罗荣桓死得早以外，其余八个都没有在政治斗争中幸免。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军事集团”首领，文革发动以后到 1971 年之间，遭到 200 多次批判，死时在骨灰盒上写着“王川，男”三个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指控图谋“二月兵变”；贺龙被斗死；林彪政变不成，驾机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死后还受到大规模声讨。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革命”最彻底的“红卫兵小将们”，两年后失去利用价值，被骗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一语道破：“青年知识份子上山下乡，等于是变相劳改。”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摧残迫害的群体，有哪个是真正“反党”的呢？

1957 年反右中被批判、流放的知识份子，很多在中共建政以前是左派文人，同情中共、支持中共、甚至为中共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当年对共产党抱有无限希望，曾在国统区冒着危险为之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 57 年的右派份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

1956 年 11 月，文化部和中國剧协在上海联合举办“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会”。田汉代表文化部授予盖叫天荣誉奖状，并作了《向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学习》的发言。盖叫天在致答辞中，激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盖叫天被拖去游街示众时，先被打断了腿，然后又被扔到粪车上游斗。其时已经年近花甲的盖叫天不堪受辱，挣扎着从粪车里爬出来，每次都被暴徒们硬塞回去。名武生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折磨死了。

作家老舍一直保持紧跟姿态，1949 年以后创作了从《龙须沟》、《春华秋实》到《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和《一家代表》等一连串的剧本，为中共政权歌功颂德。1966 年 8 月 23 日，身为文联主席的老舍被红卫兵揪斗，同时被斗的还有作家萧军、骆宾基、艺术家甸慧生等。他们全部被剃了阴阳头，又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牌子，头上被浇上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跪在焚烧戏服、文物、书籍的火堆周围，接受“革命之火”洗礼，同时用道具和铜头皮带抽打。老舍被市文联单独接回，但等待他的是

另一轮毒打。老舍高喊自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换来的却是老舍在太平湖自沉。

八九年的学生打出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对当局是不折不扣的合作和诤谏的态度。学生与民众达成共识，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学生代表甚至手捧请愿书在人民大会堂前长跪不起。5 月 23 日，学生纠察队甚至在天安门把污损毛象的三君子扭送警局。十天后，中共军队血洗天安门。

在共产党导演的一出出人间闹剧中，有两个片断意味十分深长。

反右运动中，知识份子为求自保，拼命表现自己的“积极”、“革命”、“靠拢党”，可是指标已经划定，再怎么表现也无济于事。57 年 10 月 11 日，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大会堂举行批斗青年作家的会，一位作家上台作了一篇有力的批判发言。当他正迈步下台，大厅里响起掌声时，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突然大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相所骗，他也被划为右派份子了！”

1967 年 8 月 5 日，刘少奇遭批斗以后，被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可叹的是刘少奇直到这时才想起来“宪法”。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搞了那么多运动，迫害死那么多人，作为中共二号人物的刘少奇难辞其咎。他“听党的话”打击别人的时候不说要维护法律，自己被批斗了才想起宪法来。

事实告诉人们，凡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都没有好下场。

文革结束时，在全国军管干部中有 17 人、警察 793 人共 810 人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为蒙骗家属给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单，以隐瞒内幕，杀人灭口。当时的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则在追查开始之前就畏罪自杀了。无独有偶，江泽民也曾经通过美国的亲信试探法轮功口风，提出可以像文革一样枪毙一些打死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来偿命，换取法轮功不在国际上起诉他起诉……。

中共行恶，必然假手党员个体，中共垮台以后，为罪行承担后果的也必然是党员个体，就像当年纳粹德国战败，纽伦堡审判的对象是纳粹党徒一样。也就是说，那些“党叫干啥就干啥”，以“执行命令”、“执行公务”为由，帮助中共作恶的人，也将面对法律的制裁和正义的审判。

在此，真心希望胜利油田的赵修成，张成功，董宁，徐庭德，王志强，李存英，王俊美，李翠娥，聂鑫等人，让自己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来主宰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恶党。退出中共，才能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